

山泉文集

贾胄 主编



卷二

木桦趣味小说

(上)

木桦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趣味

小说

桦NOVEL

MU HUA QUWEI XIAOSHUO

木桦 /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木桦趣味小说 / 木桦著. —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7.8

(山泉文集)

ISBN 978-7-207-07448-5

I. 木... II. 木...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0509 号

责任编辑: 刘海滨 李智新

装帧设计: 姜云中 于金霞 廉术芳

版式设计: 邢晓丽

漫画插图: 倪东升

山泉文集(总二卷)

贾胄 主编

卷二 木桦趣味小说<上>

木桦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150008)

印 刷: 黑龙江省地质测绘印制中心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49

字 数: 770 000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07448-5/I·997

定 价: 80.00 元(总二卷)

目 录

(上) 诙谐幽默 100 篇

绿色的警号

佛 梦	3
阳 寿	6
绿 狼	10
燃烧的道路	13
死亡噪声	15
黑 雪	18
白 鲸	21
高楼杀手	23
猫 祸	26
愉快的惩罚	28
塔兰图拉蜘蛛	30

历史黑匣

神射手	34
牛角镇最后一个日本人	37
马铁脖子	41
阉 人	45
剃刀侠	48
臭豆腐传奇	50
鬼 医	53
张作霖杀秘书	57
手黑大帅	59

纪晓岚与乡考	62
纪晓岚泄密	64
纪晓岚推理断案	66
武则天驯猫	70

登陌伋闻

警察与醉汉	73
街头奇人	76
第一次欺骗	79
年轻一分钟	83
冻 鬼	85
最后的乞讨	87
永远的诚信	90
愣 嫂	93
尊 严	95
告 密	101
圣母画前	104
魔幻与现实	106
反腐检测仪	109
酒 友	112

拍案惊奇

奇妙的警棍	116
劫机即将发生	119
午夜命案	122
警 眼	125
天 火	128
被窃的生物钟	130
无形的手铐	133
追 赃	136
解救人质	139

刺杀总统的人	143
古堡飞魔	146
最后的萨达姆	152

时代音符

快乐的康乃馨	155
望远镜	157
老烟囱	159
貉子风波	162
外 力	166
溃 堤	170
老 兵	172
险 遇	174
麝 香	176
第十一根手指	179
黑 土	181

世态万象

树 碑	186
还 愿	188
立 传	191
怪 病	193
与众不同	196
鼠 粪	199
感受按摩	203
浪漫岁月	206
另类谋杀	208
墓地恋人	212
遥远的敬意	215
不老的太阳	218
滴泪的月亮	222

磨难岁月

距 离	227
群 狼	229
神 药	232
团 圆	235
微雕者	239
鬼 坡	242
马尾房	245
彩色的吻	248

哲理洞悟

无名指	250
神 笔	252
鬼 墙	254
镜子里的自己	257
假 眼	259
凌霄花	262
洗耳泉	264
冰 塔	267
我被冒充之后	270
金色的雪帽	273

暗杀希特勒

爆炸啤酒馆	323
闪电突击	329
酒瓶炸弹	332
人体炸弹	335
大衣行刺	339
死亡少女	341
捣毁“狼穴”	343
喋血柏林	347

附篇（照片小小说）

名人写真

莫言说梦	277
一面之识姚雪垠	281
刘恪“胡说”人咬狗	285
崔道怡丢讲稿	289
张抗抗当评委	293
文缘情长吕中山	295
那年举办小小说大赛	299
吴硕石当策划	301
面对布拉格维申斯克	305
永远的理琴	307
文情不断的焦保红	311
李小猫与老白汾	313
火热的张雅文	315
后来居上袁炳发	319

（下） 一个人的荧屏

灵 光	357
颤抖的烛光	365
挎鱼刀的士兵	368

中篇窗口

鸟 语	376
逝去的爱侣	397
该死的金戒指	411

长篇电视小说

黄金血道	438
------------	-----

(上)

诙谐幽默 100 篇





绿色警号

佛 梦

阳 寿

绿 狼

燃烧的街道

死亡噪声

黑 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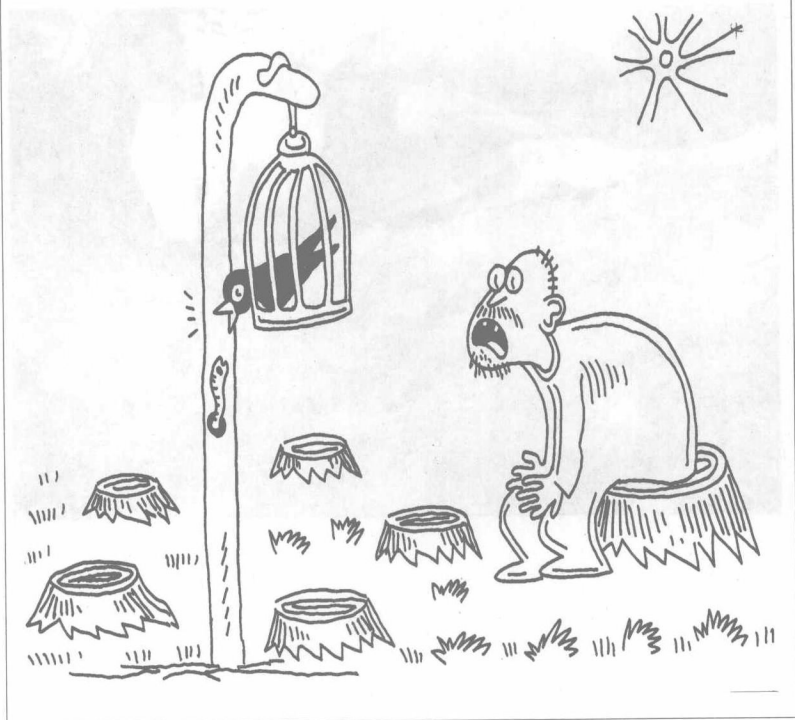
白 鲸

高楼杀手

猫 祸

愉快的惩罚

塔兰图拉蜘蛛



佛 梦

去云岗，拜艺术、拜历史，拜谒佛祖。

就一窟一窟饕餮，就渐渐融入佛境。

蓦然，在一方石窟，怎的竟闪出一个蓬头垢面，挤在群佛中。

细瞄，却是一人，左拎水桶，右执毛刷，齙着白白牙齿，向人吃吃笑。

石窟静悄悄，那人敛起笑，就瘦脸狰狞，就有毛骨悚然感。

“你……你在这作甚？”我怯怯问。

“我？在、在医病！”一个细细、软软的沙哑回声。

寻声切近，借洞门射进的光，见那瘦猴似鬼的蓬头垢面，正在蘸水用毛刷擦洗佛身，十分的专注、细腻。

“医病？给谁？”我怀疑这人是疯子。

“给佛，”他回答。吓我一跳，但旋即又怔住。

尽管那张脸瘦得小一圈儿，但还能辨出那个曾有恩于我的人。

三年前经朋友介绍，我去北京寻医，走进东四那间名闻遐迩的麻氏皮肤病诊所，有幸相识掌门人麻先生。他 50 出头，细细软软的嗓音，瘦削脸颊，但并不狰狞。

就花十几元钱，就抹一小瓶药膏，就扫光了脖颈上十几年的皮肤顽症。我感激涕零要送红包，给他一瞪眼摔回；我跪下要磕头，他扭身走开。

半月前我公出京城，顺路去看他，却见诊所已关门，细打

听，说麻先生神经出了毛病，人不知去哪了。

不期而遇，竟在石洞里尴尬邂逅。

还好，他竟也认出我，就亲热热惊呼：“老木，是你？”

他从一块石头上跳下，狠狠抱住我。

“麻，麻大夫，为啥你在这？”

“嘿嘿”，他苦笑一笑：“为……为了梦！”

“为梦？”

“可不是，为梦！”他拉我出石窟，点上半截雪茄吸起来。

我差不多也真的以为他神经出了问题。

他却嘿嘿笑：“别怕，我没疯，是梦的事，我说给大家，都不信，就怀疑我神经有问题。”

“梦的事，什么梦？”我诧异地问。

“本不想再说，碰你这搞新闻的，就忍不住想说。就在今年春节期间，半夜我在诊所值班，冷丁见一尊活生生的石佛走进来。那佛慈眉善目，腆着大肚皮，一看就认得出是弥勒佛。”

“弥勒佛进屋就要向我下拜，我连忙扶住他。就说，神佛有何事光临寒舍？弥勒佛就苦起脸说，找你看病。”

“看病？”我吓一跳，“佛还生病？弥勒佛说，时代不同了，佛也得病，瞧，我身上的皮肤病够严重吧……”

“我戴上花镜，切近弥勒细细看去，竟见那佛脸起了一层厚厚的灰斑斑，再看那肚腹，灰斑斑更暗更厚，竟将肚脐眼儿腻得不见踪迹。”

我叹息一声：“是病得不轻，但实在不知是何种皮肤病！”弥勒佛悲切切说：“你是全国有名的皮肤病专家，可怜可怜我们石窟里面的几千口佛，你去看看，得的全是这种窝子病……”

麻先生绘声绘色讲完，“啊，竟有这事？”我给他讲得有点信以为真了。

“真的，这梦，我连做三天，说给老伴，她说我神经不正常；说给所里人，也说我神经出了毛病，我就不再说了，就关了诊所，来了这石洞……”

我听得有些毛骨悚然，就揶揄问石佛的病治得如何？

麻先生露出甜甜笑，指指石窟：“干了三个多月，病因查清了，佛们的皮肤是给煤屑和灰尘污染过甚，眼下我只能搞点清洗，谈不上根治，心到佛知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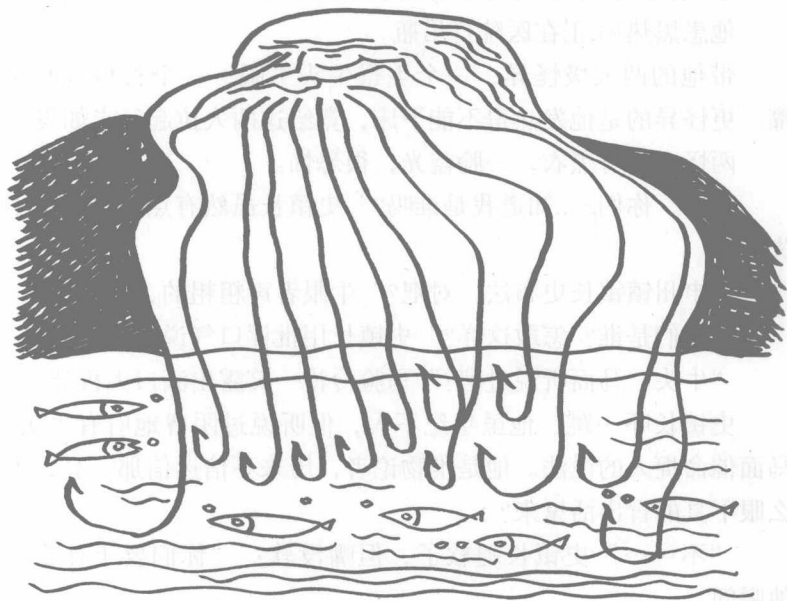
我给搞得神魂颠倒，就痴痴望他的蓬头垢面。

“你相信吗？”麻大夫的白牙间又飘出软软声音。

“什么？”

“梦，那梦？”

我愣怔一下，口是心非地回答：“我……相信！”



人们总是期待万能的救世主

阳 寿

史镇长是在蒙蒙懵懵中给两个怪人带走的。

他患黑热病,正在医院打吊瓶。

带他的两人极怪异,一个生得牛头牛眼,一个长得马脸马嘴。更怪异的是他发热得不能下床,竟给这两人拉起行走如飞。

两怪人一身黑衣,一脸蓝光,很恐怖。

“你、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史镇长虽然有点胆怯,但不失官威。

“申州镇镇长史布法,对吧?”牛眼者声粗粗的,以问作答。

“你们是谁?怎敢这样?”史镇长用批评口气说。

“牛头、马面听说过吧?”马脸冷冷一笑露出满口大板牙。

史镇长吓一跳,他虽年纪不大,但听说过阴曹地府有牛头、马面催命捉人的说法。他是唯物论者,历来不信迷信那一套,怎么眼下真的冒出活鬼来?

“不……”史镇长腿软了,但嘴没软:“你们要干什么?”他喝问。

“当然带你去阎王爷那里!”牛头马面异口同声。

史镇长身子一软瘫下来:“不、不,你们不能……”

他想放赖不走,却给提起轻如鸿毛。

“不、不,我还年轻……你们不能让我死!”史镇长知道了事态的严重性,高声吼叫起来:“那次在五台山法慧长老给我算

过，说我能活到88岁，可现在我才44岁，还有一半阳寿呢，怎能让我死？再说，我还有70岁的老母亲还没送走呢……”

史镇长痛心疾首地哭起来。

许是有老母亲这句话打动了牛头，牛头憨憨地说：“我们也是奉命行事，管不了别的。”

史镇长说：“你们是哪个部门的？”他在申州手眼通天，没有摆不平的事。

“哪个部门？告诉你也管不着。”马脸狠狠说，“我们是冥府纪检司催命署的，专门抓损寿恶人归案！”

“恶人？谁是恶人？谁该损寿？你们冥府搞纪检的也不能冤枉好人，我当镇长还不到一年，干啥坏事了？”史镇长理直气壮起来。

“嘿嘿嘿……”马脸嘿嘿笑道：“刚才我还当你是个孝子，现在看你纯粹是个执迷不悟的混蛋！”

马脸大光其火随手从裤袋掏出一本《阳间损寿恶人生死簿》，“刷刷”翻到一页：“你小子当镇长是不到一年，可做的坏事比你前任三年干的还多！”

“我、我干啥坏事了？”史镇长色厉内荏。

“干啥坏事了？”马脸“啪”地拍一下簿子：“你小子忘了，离地三尺有神灵，你瞒得了阳间瞒不了阴间。我问你，现在你有几个小姘？”

“我、我有……没……”猝不及防的问话把史镇长造卡壳了。

“三个，对吧？一个是寡妇，她是自愿，这不算；可另外两个，都是有夫之妇，你长期霸占，丧尽人伦。但毕竟这是生活问题，才损你四年阳寿。你受贿钱财，那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冥府不算这账；最不能容忍的是坑害百姓。你为了早提拔早升官，大搞政绩工程，把国家下拨给申州治理乌河的一千万元排污费，建了一座天安门城楼样的豪华镇政府办公楼。致使乌河沿岸几百里的农村，因食用污染的河水，每年都有几十人得病死亡。如今到冥府纪检催命司投诉的亡灵就有几百人，所以阎王敕令褫

夺你阳寿 40 年。因你属处级干部，故而阎王爷派我们两个大捕快捉你归案。”

史镇长吓得一下瘫倒了，但不等两个恶鬼拉他，自己便站起来。他毕竟是有十多年领导经验的干部，他不会被两个牛头马面给吓住。在生死关头，他要找到解救自己的办法。

“我……我服从。二位是老差官，在地府是资深干差，说不定该退休享福了，今后办案也许不会太多了，我决不给你们带来麻烦。”史镇长尽量拖延时间寻找解脱办法。

“算你聪明，”马脸露出喜悦样子：“老子在阴世间干了几百年了，阎王最近开恩，让我俩也转世到阳世间去享享人间富贵！”

一听这口气，史镇长就觉得有门儿。便说：“要到人间享受富贵，就得当官，要当官可得有靠山呀！”

牛头梗梗脖子：“脱生以后就靠运气了！”

史镇长眨眨眼说：“靠撞大运不行，还得靠个有权有势腰杆子硬的！”

马脸说：“阳间我俩两眼摸黑儿，上哪去找有权有势的？”

史镇长说：“做事要善动脑筋，要机敏。帮你们当官的人远在天边，近在咫尺，只要把我放了，当官的事不是我一句话嘛！”

“真的？”牛头马面高兴起来：“你能让我俩当官？”

“小菜一碟的事，省里、县里我都有人，两年后神州县我当一把手，给你俩弄个局长当当不是轻轻松松的事！”史镇长轻描淡写地说。

“哈哈……”牛头马面高兴得仰面大笑。

马脸说：“那咱们可说定了！”

史镇长说：“撒谎是小狗！”

牛头说：“那你就赶快回去吧，要不过了前边那座桥你可就回不去了。”

史镇长抬头一看，前边果然有座桥，上书“奈何桥”。他忽然想起有个迷信说法，人魂灵过了奈何桥就死定了，再也回不了阳间，他吓得一颤。

这一颤，史镇长醒了，原来他点药时睡着了，刚才是南柯一梦。

睁开眼，咂咂嘴，梦里事历历在目，有点后怕。特别是对答应牛头马面提干的事有些后悔。心想：牛头马面的官提不上咋办？可又一细想他笑了。鬼的智商毕竟不如人高，等他们脱生了，再读书，上大学，参加工作，起码得二十多年。那时候我老史早退休了，谁还管他那事儿。

不过眼下的事，史镇长可不敢再犯浑了。排污费，他下决心要想办法补上。

他出了一身冷汗，身上不再热了，高烧退了。

史镇长拔下吊针跑出了医院。



用斧头制造炸弹也是一大发明